

事物掌故叢談

大字本

2



飲料食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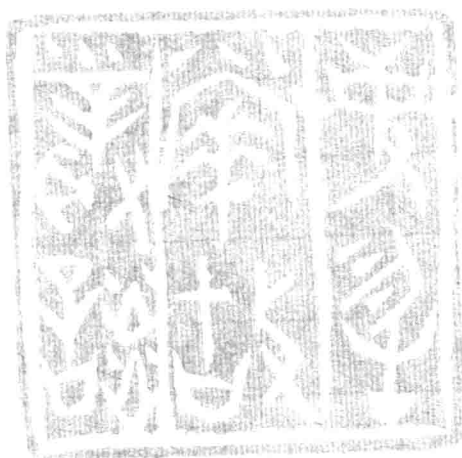
穀蔬瓜果



花草竹木

编 著 杨荫深

题 签 邓 明
篆 刻 潘方尔

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助理编辑 庄景晴

装帧设计 姜 明

索 引 秦振庭
杨忠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事物掌故丛谈: 大字本. 2, 花蔬饮 / 杨荫深编著.

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326-4717-0

I. ①事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民俗学-掌故-中国
IV. ①K8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7596号

目
录

花草竹木

2	序	93	一五	樟楠
3	一 牡丹芍药	97	一六	椿樗
13	二 蜡梅水仙	100	一七	槐枫
17	三 辛夷玉兰	107	一八	桐漆
22	四 蔷薇玫瑰	114	一九	杨柳
27	五 海棠茉莉	120	二〇	桑柘
31	六 凤仙鸡冠	124	二一	椶櫚
35	七 木犀芙蓉	126	二二	荆棘
41	八 兰蕙菊华			
52	九 菖蒲蓍艾			
58	一〇 灵芝人参			
64	一一 芦荻			
68	一二 麻棉			
74	一三 竹类			
82	一四 松柏			

谷蔬瓜果

133	序	234	一六 杨梅枇杷
134	一 稻麦	238	一七 石榴葡萄
143	二 梁黍稷菰	243	一八 甘蔗香蕉
149	三 豆菽花生	248	一九 莲藕菱芡
159	四 菰芥芸薹	255	二〇 枣栗核桃
164	五 芹苳菠薐	259	二一 荔枝龙眼
169	六 菜菔芜菁		
173	七 薯芋荸荠		
180	八 蕈菇木耳		
184	九 葱韭蒜姜		
190	一〇 瓜瓠茄子		
201	一一 梅杏		
209	一二 桃李		
219	一三 梨柿苹果		
226	一四 柑橘橙柚		
230	一五 橄榄樱桃		

饮
料
食
品

266	序	339	一六 肉
267	一 茶	345	一七 羹
275	二 酒	349	一八 珍羞
285	三 浆汁	353	一九 素食
289	四 乳酪	357	二〇 烟
293	五 饭		
298	六 粥		
302	七 饼面		
308	八 糕团		
313	九 油		
317	一〇 盐		
321	一一 酱		
324	一二 醋		
328	一三 豉		
330	一四 糖		
335	一五 蜜		

花草竹木

序

花草竹木种类之多，真是不胜枚举。本书非植物全书，自然不能尽述；所述者，不过日常所见而已。然而各地风土不同，或在南方为常见而在北方则少有，或为北方所习闻而为南方所未知，这种惟有采取折中办法，约略分述。又如关于果木之类，其花其木，亦有可采，只以本丛书另有《谷蔬瓜果》，在那里已经叙述的，在这里便不再重录，故如梅杏桃李、石榴芙蓉等，其花皆为前人所称赏，这里皆未曾提及，阅者鉴之！

以言花草竹木的掌故，亦惟略述此诸植物的由来而已。本书明非植物学或园艺造林学之类，故于形态栽培，不能详述，其性质一如本丛书的《谷蔬瓜果》。大抵《谷蔬瓜果》专载吾人日常所食的植物，本书则专重于观赏及实用的植物，虽间有数种亦可供食，然其重要部分还在于观赏及实用。药草一项，虽亦为吾人日常所见植物，究系性质特殊，且学涉专门，故本书概未叙述，仅芝参一类，以向来认为仙物神品，略加谈及。本书内容，大抵如此，挂一漏万，自知不免，幸阅者教正，不胜感甚！

杨荫深

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

一

牡丹芍药

牡丹向称为花王，然其花于古未闻，六朝时亦极少见，至唐宋始为人所推崇，如明王象晋《群芳谱》云：

牡丹一名“鹿韭”，一名“鼠姑”，一名“百两金”，一名“木芍药”，秦汉以前无考，自谢康乐始言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，而《刘宾客嘉话录》谓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，则此花之从来旧矣。唐开元中，天下太平，牡丹始盛于长安。逮宋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，一时名人高士如邵康节、范尧



牡
丹

牡丹有“天香国色”之号，此称乃始于唐，李正封诗有：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。”……此外又有“富贵花”之称，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所谓：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”

夫、司马君实、欧阳永叔诸公，尤加崇尚，往往见之咏歌。

洛阳之俗，大都好花，阅《洛阳风土记》可考镜也。

然牡丹实为我国原产，大约古时未加注意，故不见于载籍。至鹿韭、鼠姑、百两金之名，均见于《本草》，未详其义。牡丹亦不过示其花为丹色而已，别无意义。至木芍药据宋郑樵《通志·昆虫草木略》云：

古今言木芍药是牡丹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芍药有二种，有草芍药，有木芍药。木者花大而色深，俗呼为牡丹，非也。”安期生《服炼法》云：“芍药有二种，有金芍药，有木芍药。金者色白多脂，木者色紫多脉。”此则验其根也。然牡丹亦有木芍药之名，其花可爱如芍药，宿枝如木，故得木芍药之名。芍药著于三代之际，风雅之所流咏也。牡丹初无名，故依芍药以为名，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为名也。牡丹晚出，唐始有闻，贵游趋竞，遂使芍药为落谱衰宗。

是因其花如芍药，且为木本，故得此名。但崔氏以为与原来的木芍药不同；郑氏却疑古所谓木芍药，确即牡丹，因为古时无牡丹名称，至后始有其名。今植物学家亦说草本者为芍药，木本者为牡丹，是两花实在相似的。

至唐宋时贵游推尚牡丹的情形，可阅当时人的载籍，以见其盛况的一斑。如唐李肇《唐国史补》云：

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，车马若狂，以不耽玩为耻。执金吾铺官园外寺观种以求利，一本有直数万者。

又如唐康骕《剧谈录》云：

京国花卉之辰，尤以牡丹为上。至于佛宇道观，游览者罕不经历。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，每开及五六百朵，繁艳芬馥，近少伦比。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芳，遍诣僧室。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，相与倾酒而坐，因云牡丹之盛，盖亦奇矣。然世之所玩者，但浅红深紫而已，竟未识红之深者。院主老僧微笑曰：“安得无之，但诸贤未见尔。”于是从而诘之，经宿不去，云：“上人向来之言，当是曾有所睹，必希相引寓目，春游之愿足矣。”僧但云：“昔于他处一逢，盖非辇毂所见。”及旦，求之不已，僧方露言曰：“众君子好尚如此，贫道又安得藏之？今欲同看此花，但未知不泄于人否？”朝士作礼而誓云：“终身不复言之。”僧乃自开一房，其间施設幡像，有板壁遮以旧幕。幕下启门而入，至一院，有小堂两间，颇甚华洁，轩庑栏槛，皆是柏材。有殷红牡丹一窠，娑娑几及千朵。初旭才照，露华半晞，浓姿半开，炫耀心目。朝士惊赏留恋，及暮而去。僧曰：“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。无端出语，使人见之，从今以往，未知何如耳。”

信宿，有权要子弟与亲友数人，同来入寺，至有花僧院，从容良久，引僧至曲江闲步。将出门，令小仆寄安茶笈，裹以黄帕，于曲江岸藉草而坐。忽有弟子奔走而来云：“有数十人入院掘花，禁之不止。”僧俯首无言，唯自吁叹。坐中但相盼而笑。既而却归，至寺门，见以大畚盛花舁而去。取花者谓僧曰：“窃知贵院旧有名花，宅中咸欲一看，不敢预有相告，盖恐难于见舍。适所寄笼子中，有金三十两，蜀茶二斤，以为酬赠。”

为了一窠牡丹，竟至设计偷掘，亦可见当时人爱好之甚了。至如裴度至死犹欲一视，如唐李冗《独异志》所云：

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，暮春之月，忽遇游南园，令家仆僮舁至药栏，语曰：“我不见此花而死，可悲也。”怅然而返。明早，报牡丹一丛先发，公视之，三日乃薨。

尤属奇闻。至宋时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云：

洛中风俗尚名数，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，人随贫富自乐，于货利不急也。岁正月，梅已花，二月桃李杂花盛，三月牡丹开。于花盛处作园囿，四方伎艺举集。都人士女载酒争出，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，引满歌呼，不复问其主人。抵暮游花市，以筠笼卖花。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。

简直成为一种令节了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亦云：

洛阳之俗大抵好花，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。花开时，士庶竞为游遨，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，为市井张幄帘，笙歌之声相闻。最盛于月陂堤、张家园、棠棣坊、长寿寺、东街与郭令宅，至花落乃罢。

则又俨如花市了。此外宋人品定牡丹种类实繁，如朱弁《曲洧旧闻》云：“欧公作《花品》，目所经见者才二十四种，后于钱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余种。张洵撰谱三卷，凡一百一十九品。大观政和以后，花之变态又有在洵所谱之外者。”此犹指宋时而言的，已达一百余种。至明薛凤翔作《亳州牡丹表》，则竟达二百六十九种之多，内又分神品、名品、灵品、逸品、能品、具品六类，可谓尽牡丹的品种了。至此类品种，欧阳修以为姚黄第一，魏花第二，他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云：

牡丹之名，或以氏、或以州、或以地、或以色，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。姚黄、左花、魏花，以姓著。青州、丹州、延州红，以州著。细叶粗叶寿安、潜溪绯，以地著。一振红、鹤翎红、朱砂红、玉板白、多叶紫、甘草黄，以色著。献来红、添色红、九蕊真珠、鹿胎花、倒晕檀心、莲花萼、一百五、叶底紫，皆志其异者。姚黄者，千叶黄花，出于民姚氏家。此花之出，于今未十年。姚氏居白司马坡，其地属河阳，然花不传

河阳传洛阳，洛阳亦不甚多，一岁不过数朵。魏家花者，千叶肉红花，出于魏相仁溥家。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，所以卖魏氏。魏氏池馆甚大，传者云，此花初出时，人有欲阅者，人税十数钱，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。魏氏日收十数缗。其后破亡鬻其园，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。寺僧耕之，以植桑麦。花传民家甚多，人有数其叶者，云至七百叶。钱思公尝曰：“人谓牡丹花王，今姚黄真可为王，而魏花乃后也。”

然此种品评，要亦为欧公游戏之作，未可定论，录之以示当时人对牡丹的爱好而已。亦可知花王之说，实始于宋。又牡丹有“天香国色”之号，此称乃始于唐，李正封诗有：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。”当时以为传牡丹诗最得神者，见《全唐诗话》。宋周必大的天香堂，明周王的国色园，皆为植牡丹而起这样名称的。此外又有“富贵花”之称，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所谓：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”

与牡丹相似的有“芍药”，此在上古已有之，《诗·溱洧》所谓：“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以为：“芍药犹婬约也。婬约美好貌，此草花容婬约，故以为名。”宋罗愿《尔雅翼》则云：“制食之毒者宜莫良于芍药，故独得药之名。”盖古有芍药之酱，合之于兰桂五味，以助诸食。如汉枚乘《七发》“芍药之酱”，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“芍药之和”，皆用作调食。今医家亦以其根入药用，有利小便下气止痛散

血之效。

芍药在《本草》又有别名，云一名“白木”，一名“余容”，一名“犁食”，一名“解仓”，一名“铤生”。此殆用于药中，故名称如是其繁。此外又有“可离”之称，盖由《诗》“赠之以芍药”一语而来。晋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牛亨问曰，将离别相赠以芍药者何？曰，芍药一名可离，故将别以赠之；亦犹相招召赠之以文无，文无亦名当归也。”

芍药与牡丹不同的地方，诚如宋苏颂《本草图经》所云：

芍药春生红芽作丛，茎上三枝五叶，似牡丹而狭长，高一二尺。夏初开花，有红白紫数种。结子似牡丹子而小。

芍药至宋时顿减声色，以有牡丹故也。据宋陆佃《埤雅》云：“芍药华有至千叶者，俗呼小牡丹。今群芳中牡丹品第一，芍药第二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，芍药为花相，又或以为花王之副也。”然当时扬州芍药，实闻名于天下，该地人士的爱好，亦无异于洛阳的牡丹。宋王观曾作《芍药谱》云：

今洛阳之牡丹，维扬之芍药，受天地之气以生，而小大浅深，一随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，故奇容异色，间出于人间。花品旧传龙兴寺山子、罗汉、观音、弥陀之四院，冠于此州。其后民间稍稍厚赂，以丐其本，壅培治事，遂过于龙兴之四院。今则有朱氏之园最为冠绝，南北二

圃，所种几于五六万株，意其自古种花之盛，未之有也。朱氏当其花之盛开，饰亭宇以待来游者，逾月不绝，而朱氏未尝厌也。扬之人与西洛不异，无贵贱皆喜戴花，故开明桥之间，方春之月，拂旦有花市焉。州宅旧有芍药厅，在都厅之后，聚一州绝品于其中，不下龙兴朱氏之盛。往岁州将召移，新守未至，监护不密，悉为人盗去，易以凡品，自是芍药厅徒有其名尔。

至他谱中所列，凡旧收三十一品（按：即刘攽《芍药谱》），新收八品，皆起以新名，如冠群芳、赛群芳、宝妆成、尽天工之类。然此种品评，诚如王氏所说：“花之名品，时或变易。”所以这里也不一一引录了。

此外芍药又有“婪尾春”之称，如宋陶穀《清异录》云：

胡嵩诗曰：“瓶里数枝婪尾春。”时人莫喻，桑维翰曰：“唐末文人谓芍药为婪尾春，盖婪尾酒乃最后之杯，芍药殿春，故名。”

又宋刘攽《芍药谱》云：“昔有猎于中条山，见白犬入地，掘得一草乃芍药，故谓芍药为白犬。”那未免有些妄诞。至如沈括《梦溪补笔谈》所云：

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，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千分四歧，歧各一花，上下红，中间黄蕊间之。当